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論語集註大全卷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

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録本也

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曰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

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贊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椿子極星便是近椿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

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猶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

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思無邪魯頌駉古螢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

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刋定而已聖人刋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

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

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戳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脩

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益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

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

一謂其間資禀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以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齋黄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强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耻於不善此一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

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出治音同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政刑本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

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終始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揺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

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

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盡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

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史記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

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来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来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来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

學者實無此二意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茍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

所自来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亦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

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

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

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

音御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

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上聲然又若不專為

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潤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濶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

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卻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

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絶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峯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别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故事親之際惟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此事親之常事未足為孝也舊說

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濶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踈子

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灑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説可見惟髙明而踈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宫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直義莫是説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

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黄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强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顔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

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

愚聞之師曰 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 顏子深潛純粹

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浄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顔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内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髙顔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

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
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来如人喫物事
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溢體膚退省其私私者
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
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謹獨之
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
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
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
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
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
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
乃有啟發與啟予之啟不同○顏子所聞入耳著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
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
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
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

意黙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顔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顔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顔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来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来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黙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黙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峯胡氏曰顔子之

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顔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顔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顔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顔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朱子曰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朱子曰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

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彊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

美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觀其所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彊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勉齋黄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

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盖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

○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平聲○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

聽其言觀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

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

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温故而知新乃是温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温故方能知新不温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温故而知新其語意乃為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温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惟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来且如一理看幾箇人来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来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問不離温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

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温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説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師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

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黄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虚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

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朱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

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行○范氏曰子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别得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偏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

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

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

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様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様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内外不協外雖勉强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

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

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説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説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

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别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無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揚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

道者皆異端云

〇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

汪氏炎昶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說之痛切令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〇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〇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勞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〇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

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名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其上聲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

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晝○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强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

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强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符用反也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敉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

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為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内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去聲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

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麤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来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茍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己無可悔矣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禄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中其訓皆同　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禄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禄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禄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

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己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己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又曰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

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絶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己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敎之以是干祿哉○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己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

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為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敎以反求諸内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禄之道也子張學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禄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顔子終身簞瓢閔子堅辭費宰豈有此問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禄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學干禄即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禄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故反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即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

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又窮理為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

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張敬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

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_{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慶源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强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强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為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閒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横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

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雙峯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

為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

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黒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

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禁反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卻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

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

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

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義以所損益言推也

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時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

日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户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葢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

能為若從源頭看下来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齋黄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来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謟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謟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

之夫茍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

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是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

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東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先

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為之則是已絶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

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

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峯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

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

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没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憯然不知其不當用葢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

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柰禮樂何○勉齋黄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

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絶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

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

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鏘千羊反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是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峯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

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去聲僭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使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

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

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

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

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飲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由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楊

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爼籩豆也方其為鼎爼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雙峯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峯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北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遡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

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説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涖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内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

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〇雲峯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〇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

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将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

侯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

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無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也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峯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盖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删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删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删必别自一詩而今逸矣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黒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為絢中涵此意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雙峯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中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

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胷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器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黙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

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峯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

忠質之變但無徴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峯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徴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經勿鬯丑亮之反反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眞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

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為又失禮)故發此歎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

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

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却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三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顚

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絶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

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

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
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
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
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
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
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
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
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
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
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
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
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
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茍能知
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
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

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峯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

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
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
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
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
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
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
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
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
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覩者也曰人
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
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
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

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

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

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峯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曰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

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峯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祀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

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奥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儆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

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

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盖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升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升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也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

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為是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無有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别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

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賦夫人之子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犁彌曰孔其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為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荅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叁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雋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云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篇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

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又反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

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賔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

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二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

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瀆以驗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謂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言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邪情性方有邪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畧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

峯胡氏曰集註於詩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黄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

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己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己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黄氏曰局量指心之藴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者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形甸反）說苑（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

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氏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别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莚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盖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

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孟子滕文公下

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

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然不服便是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

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如周公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歉然況僅以其君伯乎然則孔子何為大其功曰功較之名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覇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為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惟器小易盈不能使己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覇圖始陋

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吉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為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倫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廹生澁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缺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猶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冠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於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得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賛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

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或曰木鐸所以狥于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狥于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狥于道路也 慶源輔氏曰前説意實而味長後説意巧而味短○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説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寛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寛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寛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踴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寛敬哀了却就寛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寛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寛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寛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寛蓋寛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

更把甚麽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寛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可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寛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峯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寛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三